

一晨一刻

【英】莎拉·雷纳◎著 索析◎译

Safe Haven

One
Moment,
One
Morning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One Moment One Morning



一 晨 一 刻

【英】莎拉·雷纳 著
索析 译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晨一刻 / (英) 雷纳著; 索析译.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477-0169-0

I. ①一… II. ①雷… ②索…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1133号

版权登记号: 01-2011-2535

One Moment, One Morning by Sarah Rayner
Copyright: © Sarah Rayn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一晨一刻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电子邮箱 tongxinpress@gmail.com
印 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03千字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One Moment, One Morning

Contents 目录

Sun	Sun	Sat	Fri	Thu	Wed	Tue	Mon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五	星期四	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一
317	299	239	191	163	137	075	001

Monday
星期一

07:58

08:30

09:45

11:00

11:35

12:06

15:10

19:57

◇ 07:58

开往伦敦的早班列车上，劳尔假装闭目养神，眼角的余光却在无聊地扫视着四周的人。坐在她对面的一个女人正在化妆，劳尔知道，有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女人们的化妆间偶尔只能被移到车厢里来。但劳尔还是会对这种在公共场所无所顾忌地打扮自己的行为充满好奇，怎么想她都觉得好奇，在交通拥挤的车厢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从一个完全私人的状态变身成为公共状态，过程着实精彩。

劳尔自己是不化妆的，除非特殊场合，否则她是绝不会往自己脸上涂些明显可见的东西的。但她发现，观察一个女人化妆的过程，有一种神秘感被揭示的愉悦，看她们在脸上打上腮红，睫毛上刷上厚厚的睫毛膏，眼睛即刻变大了好几倍，再往脸上抹些粉底，所有的动作就在众多陌生人的包围下完成。

而在这辆开往维多利亚的744列车上，劳尔也正被一群陌生人围着，她观察着他们的姿态：绝大多数人是沉默不语的；很多人在睡觉，或者打盹儿；少数一些人在看书；而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人在聊天。隔着一条过道，跟她挨得很近的那个女人就是这极少数之一。

劳尔正在用 iPod 听轻柔的音乐，所以她几乎听不清那个女人在说些什么，但是从她头侧着的方向很容易可以判定，她正在和坐在右边的一个男人说着话。劳尔在座位上转了个身，调整了一下自己毛边大衣的领口。她刚刚骑着脚踏车，顶着濛濛细雨赶到车站，毛边大衣都沾上了

水滴。她将弄湿的毛帽子放下，这样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了。

正在说话的女人和她右边的男人是一对夫妻，他们戴着对戒的手指都环绕着纸咖啡杯，亲密地挨得很近。劳尔暗暗揣测，这个女人大概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尽管她没法看清女人的整张脸，但从这个角度来看，女人是劳尔喜欢的类型：模糊的下巴线条衬托出一个迷人而别有味道脸部轮廓，她的头发像一层厚厚的栗子色窗帘。然而从劳尔的眼光看来，女人的丈夫却不是那么好看的男人。他身材敦实，头发是银灰色的。劳尔猜想，这个男人至少比他旁边的妻子大十岁。但男人的脸却显得很和善，表情温和，嘴角边有一条上扬的线条，像是一个深深的裂缝，这说明他平时很爱笑。

女人深情地倚在丈夫的肩膀上，丈夫手中摊着一本平装书，是最近流行的畅销书，但他并没有在看书，而是轻柔地抚摸着女人的手，动作充满着无限爱意。此时劳尔静静看着这对甜蜜的夫妻，不觉有些小小的嫉妒。她嫉妒他们之间相爱得如此甜蜜，还有那毫不犹豫、毫无遮掩地表达爱意的方式。

列车开进了伯吉斯希尔站，外面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拥挤的人群在车内摇晃着站稳脚跟，收起雨伞，站在列车门口等待着。车门一打开，就好像有一股强大的气流将人们赶进了车内似的。劳尔重新将目光锁定在对面的女人身上。

此时她已经涂好了眼影，妆化得有些浓，整张脸的棱角显得清晰了许多，除了嘴唇依然苍白。劳尔觉得她不化妆的样子似乎更好看些，至少显得亲切而柔弱。不管怎样，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的头发是跟福斯里一样精致的金色卷发，浓密而柔顺，完全不同于劳尔自己乱糟糟的头发，看上去像是被田鼠搅和过的庄稼地似的。劳尔很想伸出手去摸摸女人柔顺的头发。

女人开始给自己涂唇彩，涂到一半忽然停了下来，嘴唇像个喜剧的娃娃，一半红一半白地张在那里。劳尔顺着女人的眼光，转向她旁边的男人，让人意外的是，她的丈夫此时正在呕吐，吐得令人尴尬不已。男人吐出的污秽物流到他的夹克衫上、衬衫上、领带上，像是一股混着

黏稠的痰，浮着泡沫的牛奶，还夹杂有早餐吃的未消化完全的羊角面包。男人就这样忽然地吐得像个婴儿一般。

劳尔下意识地偷偷拔下自己iPod的耳机。

“天呐！”女人一边婴儿般嗝噎着，一边疯狂地用手中咖啡杯旁边的餐巾纸擦着丈夫身上的呕吐物。然而餐巾纸明显太小了，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还没擦掉一些，男人又开始吐了起来。这回，呕吐物沾到了女人的手腕，粘湿了她的雪纺绸缎外套，甚至还溅到了那如帘般的长发上。

“我不知道……”男人气喘吁吁地说。劳尔发现男人吐得大汗淋漓，状况绝不平常，看上去让人反胃。随后她隐约听到男人说了一句：

“我很抱歉……”

男人紧紧抓着胸口，不住地呕吐，而劳尔也在最快的时间里试图让自己明白眼前的状况。她坐直身体，所有的判断力瞬间消失了，随后只听“砰”的一声，男人的脸朝下，重重倒在了桌子上。接下来，他便一动不动了。大约有几秒钟的时间，整个车厢都静止了。劳尔只看到他洒下的咖啡，流成一条棕色的线，一滴一滴，沿着窗台，滴落到了奶黄色福米加贴面的桌子一边，又掉落到地上。窗外，树木和大地仍然嗖嗖地被列车掠过。

紧接着，整个车内一片混乱。

“西蒙！西蒙！”他的妻子一跃而起，惊恐地叫了出来。

然而叫西蒙的男人并没有回应。

就在妻子摇晃着西蒙的时候，劳尔看清了男人的脸，他的嘴张着，在他的头懒洋洋地倒下之前，他的脸颊上还沾着呕吐出的粘糊糊的液体。劳尔确信自己见过这张脸，曾经就在这列列车上，她遇见过他。

“上帝啊！”坐在对面的一个男人不满地摇晃着手中的传真件嘟囔着。“他到底做了什么罪恶的事情？喝醉了还是什么？”满脸不屑的表情。

似乎男人不满的唠叨刺激了劳尔，她脱口而出：“他是心脏病突发！真见鬼！”劳尔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一瞬间各种急救措施充塞了她

的大脑：传统健康安全训练、绷带、急救情景……“叫警卫，来人去叫警卫！”

这时，坐在那个女人旁边的一个留着山羊胡子、衣衫不整的年轻人丢下手中的塑料包，站了起来，准备冲出去，又回头问了下劳尔：“在哪里？”好像劳尔无所不知似的。

“中间车厢！”那个受惊的妻子大叫一声。

年轻人看上去有些犹豫不决。

“往那边。”劳尔指着车厢的一边说，年轻人很快就跑了。

* * *

隔着三节车厢，安娜正在翻看手中的时尚杂志，两个站的时间，她快速浏览了主页文章，关于流行公主正在接受心理诊疗的新闻。现在她正在看“热门推荐”栏目，上面有一件不错的夹克衫，安娜在想象自己穿着它的样子，夹克是春季的新品，在一家连锁店里有卖，价格也比较合理。她折起夹克衫那页的边角，想做记号以提醒自己在午餐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就在这时，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男人匆忙跑过，差点撞上她的头。

“哦！多谢。”安娜带着戏谑的口吻喃喃道。讨人厌的布莱顿嬉皮，她暗自想着。

几秒钟后，山羊胡子又匆匆跑了回来，身后跟着一名警务人员。安娜重新揣测了下当下的情况，警卫和山羊胡子看上去都很急切，一定是这车上发生了什么紧急状况。

还没等她理清思绪，列车喇叭里响起了乘务员的声音：“我们的列车里是否有医生或者护士？如果有的话请立即赶到E车厢联系那里的警务人员。”

谁会知道E车厢在哪里？安娜疑惑了一下。但显然有人知道——不到十秒钟的功夫，两个女人急切地从她身边跑过，安娜感觉一阵风似的，撇头只看到手提包在她们身后飞了起来。对于744列车来说，这真是难得的大恐慌啊，而通常这趟列车总是陷在安静和沉思的无言规则中，今天这状态足够让人紧张的了。

没多久，列车开进了瓦屋斯菲尔德。为什么我们要在这站停下呢？安娜焦急地嘀咕着，通常列车只会直接经过这一站的。她希望这只是个小小的信号，但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她越发感到焦虑不安。五分钟后，这种不安感激增，而同样有着这种感觉的不止她一个人——车厢里所有的乘客都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人们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扭动着，交头接耳。安娜急切地希望列车能够准点，否则她今天迟到定了。安娜是个自由职业者，尽管也有一份长期合同的保障，但她的老板是个对时间相当吹毛求疵的人。整个公司就像是一个行程忙碌而紧张的大船，老板站在门口怒目着等待那些迟到的家伙们。

列车的话筒里传来两声“呼呼”的气流声，紧接着出来一条通知：“各位乘客很抱歉，我们的一位乘客现在在车上病得非常严重。列车会在此停留几分钟等待救护车赶来。”

安娜的心沉了下去，她在想，为什么不把那个病人抬到列车外面去等救护车呢？然而她看着车窗外几乎要被雨水淹没的站台，不由得又深深责怪起自己的不仁慈来。现在是二月，外面寒风刺骨，雨水交加。

安娜无法专心看手中的杂志了，她抬眼望着窗外，看着大雨倾泻而下打在灰暗的路面上，积成一滩滩水圈，使地面看上去泥泞不堪。她不由得想，瓦屋斯菲尔德？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啊！安娜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城市，每次乘列车也都只是匆匆掠过，从不停留。

十分钟，一刻钟，二十分钟，广播里没有发出新的消息。此时，人们不是在发短信，就是按着一连串陌生的号码，随后用低沉的声音打电话。远处有些人则大声地在电话里诉说着他们不幸的遭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说有人病了，很显然嘛！搞不好是个瘾君子……”——然而还有些人却似乎很享受利用这个机会，显摆一下自己的独特地位——“不好意思简，我是伊恩，我可能要迟到了，让他们等我一会儿，直到我到那儿好吗？”等等对话不一而足。

终于，安娜看到三个穿着印有“急救”字样的戴帽短风雨衣的人抬着担架匆忙往列车的方向走来。谢天谢地，终于不用等太久了。

安娜的眼睛紧紧盯着站台，盼望着看到那个刚进去的担架上能抬着一个人再匆忙出来。然而，等了很久，眼前只有那堵疲倦的混凝土

墙。雨一直不停地下着，落在楼梯口那黄色的“小心台阶”的警示牌子上。

最后，随着广播里一阵噼里啪啦声，又一个通告出来了，“女士们，先生们，再次对您致歉，看上去列车将在此停留的时间无法预计，因为我们无法移动那位生病的乘客。尽请大家耐心等待，一旦有消息我会立即通报大家的。”

此起彼伏的叹气声后，车内越来越多的人走动起来。

好讨厌啊！安娜情不自禁地想着，情绪渐渐安抚了些：这多奇怪啊！她当然不会相信关于吸毒的那套理论，天晓得，布莱顿的吸毒分子还不至于在一大早赶交通吧！所以，显然是有人真的病得很严重。然而她又担心起自己的老板，还有她的同事们，她今天可是有一堆事情要处理啊！安娜的思想就这样被自我利益和利他主义的矛盾搅为一团乱麻，看上去和坐在她对面的乘客的表情如出一辙：都皱着眉，表情混合着兴奋和焦虑。

“为什么他们无法移动他呢？”终于，坐在安娜对面的一个男人打破列车沉默的禁忌，开始和车内的陌生人说起话来。男人很高，戴着眼镜，头发被发胶弄得紧贴着头皮，洁白的领口挺立着，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诺曼罗克韦尔的插画作品里走出的人物似的。

“也许那人脊椎受伤了。”坐在那男人旁边的一个中年女人说。女人长着一张圆嘟嘟的苹果脸。她坐着的姿势刻意地和旁边的男人保持了一段距离，这说明他们不是一起的。“所以他们无法移动那人的脖子。”

男人点头说：“有这个可能。”

安娜不是很确定地说：“但这有点奇怪啊，怎么会有人在列车上脊椎受伤呢？”

“也许是有人死了。”安娜不自觉地转过身去，说话的是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女孩，垂直而难看的黑发，尖锐的脸孔，完全哥特式风格的打扮。

“哦，天呐，不，”中年女人紧张地说，“应该不会的吧？”

“很有可能，”诺曼罗克韦尔点头。“这可以合理地解释我们被

停在这里这么久的原因，因为他们得等警察来。”

“肯定是死了。”哥特式女孩再次确定地说。

突然间，安娜手中的杂志显得与往常都不一样了。这本杂志经常给予她时尚、风格、享乐以及八卦，尽管她也知道这些都很空洞，然而她需要它们，而且，杂志里也涵盖着更广泛的信息。可是此刻，这本杂志像是能映出她思想的镜子，她心不在焉地翻了一页，看到文章旁的摄影图：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人，浑身被烧得惨不忍睹。

安娜不禁打了个寒颤。

* * *

对劳尔来说，眼前的景象几乎像一场闹剧，乘客们低着头，两个男人把担架抬高到座位之上。担架远比一个人的形状还要大得多，横梁和轮子都是歪斜的，样子糟糕极了。眼前的整个场景看上去是那么不真实，像电影的画面一样。不，更准确地说，这场景很像是电视剧里的狗血镜头。然而如果只是电视节目的话，劳尔还可以选择关掉电视，可是眼前的景象她却无法选择结束，因为一切就发生在她身边咫尺之内。

之前的十分钟里，两个显然正在赶往工作途中的女护士一直在采取激烈的急救措施，试图让那个晕倒的男人苏醒。他们检查了他的呼吸，感觉脖子那里还有脉动，接着，在警卫的帮助下，男人被平放在地面上。劳尔还没来得及移动位置，男人就被放倒在她的脚边，现在她不得不清楚地看着眼前这具展开的身体。两个护士轮流做急救，一个将手掌平放在男人的胸口，砰砰地敲打着他的心脏，动作精准而有力，看上去却很凶恶的样子。与此同时，另一个护士每隔三十声“砰砰”的敲击声，就往男人嘴里吐气，做人工呼吸。当那个敲打心脏的护士敲得精疲力竭了，她们就换个位置继续做急救。

整个过程中，那个男人的妻子就这样无助地站在过道上，完全沉默着，注意力飞快地从一个护士身上转移到另一个护士手中，最后又回到她那可怜的丈夫身上，满脸是被焦虑折磨得扭曲的神情。

这一切结束得太快，当医务人员赶到的时候，那个给男人做人工呼吸的护士停了下来，抬头，摇了摇头。一个微小的动作却包含了重大

的信息——状况不妙。

在医务人员的指挥下，担架被抬到一边，地上的男人被移到担架上，迅速移往车门口处一个比较宽敞的位置。站在那里的一些乘客急忙往后移，尽量腾出空间来给他们。劳尔看到了氧气管、电震发生器、药箱、注射器……紧接着她听到一声大吼：“都闪开！”，医务人员开始对男人进行电击。

没有反应。

再一次电击。

没有反应。

又一次。

还是没有反应。

车厢里所有的人都像是被钉住了一般一动不动。这不是一种病态的痴迷，这是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的无法理解，每个人都震惊了。电击后他们还要做什么？但是警卫误解了人们看似懒散的闲聊，那瞪大的眼睛，不管是出于对男人和他妻子的同情，亦或是想要稳定局势，这些现在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结局已经无法改变了。警卫大声喝令：

“所有人都离开车厢，立即！”声音大得车厢内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无论如何，劳尔还是很庆幸自己能被允许移动脚步，“关掉”眼前的景象了。于是她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手机、iPod都塞进背包，转身的一刻，她瞥见对面桌子上，那个晕倒的男人留下的书还躺在那里，现在他也不再需要了吧！劳尔拉上衣服的拉链，拉起衣服后的帽子戴在头上，冲出车门，走进了大雨中。

列车里的广播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是请求所有的乘客立刻撤离列车。没多久，劳尔身边就被一群陌生人包围了，所有人都满脸迷惑，困惑地朝着一个他们都不了解的车站的出口走去。

* * *

安娜不得不在有限的空间里想方设法把伞撑开。整个站台都令人心情沮丧，而安娜此刻浑身都湿透了，如果她不想让头发也一样湿的

话，她就得想法子在人群中撑开自己的伞。她讨厌这种状况，一不小心，伞架子就被挤弯曲了。今天绝对是她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一天了，从早上一大早起来，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她就得赶忙洗漱、化妆为了赶早晨的一个会，之后又被围困在这么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小站里，她实在想不出有比这更糟糕的一天了。

谢天谢地，安娜个头比较高，而她的伞又有个自动的按钮，所以她把伞举高一点，噗的一声，伞就被打开了，她高高撑着伞在拥挤的人群中鱼贯前行。

安娜的身边是那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前面几尺之外是那个诺曼罗克韦尔。

“我们到底要去做什么呢？”男人问。

“他们要去搭乘巴士。”中年女人回答。

安娜不明白中年女人怎么会那么清楚，看起来这种事情不像是经常发生的吧！但是转念一想，安娜说：“他们到哪儿去弄那么多巴士来接送这么多乘客呢？”她的脑子刚刚转回来。

“我猜他们会从布莱顿拉车过来。”诺曼说。

“见鬼吧！”突然出现另一个人的声音，是那个哥特式女孩儿，她一直跟在安娜后面。“那起码要等几个小时。我放弃了！我要回家！”

“可是我不能。”安娜暗自想着。她多希望现在自己也可以放弃，径直回家。但是还有客户在等着她，她今天早上有一个报告要做，另外，如果她不能赶到公司的话，可能就拿不到薪水，她的薪水可是这个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不管这些人是要去乘巴士还是要返回布莱顿，现在他们全都要往同一个出口的方向挣扎。出口和另一个方向的站台是露天的，没有遮挡，只有一些陈旧的墙壁和墙上斑驳脱落的广告招贴画。到了那里还要再走好几步才能到最远处那个站口。拥挤的人群皱着眉头，推搡着前后的肩膀，而即使这样，有些人还坚持在用手机谈话或者发信息，这只会使得队伍的前进速度更慢。站在这里面感觉离站台的出口还有几个世纪那么遥远，只能遥望着检票口、出口唉声叹气。

偶尔安娜会在队伍停滞的时候驻足观望，这完全是个不协调的景象——几百个人就这么挤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里。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小到甚至就没有一个像样的站台标志建筑，只在楼梯转弯口处有一个小小的售票间。这个城市里即使有上百个这么小方盒子似的售票口，也绝对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乘客。要知道，这可是一列至少有十节车厢的列车，而从这里面出来的乘客绝不下两百人。仔细看来，这里甚至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停车间，在安娜的视线里也根本看不到半个公交车站的影子，更别提巴士了。

该死！

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安娜刚刚跨过一道水坑，一辆白色福特蒙迪欧出租车就停在她面前。多么惊人的巧合啊！一定是有人预定了车，但她转念一想，这个站台虽小，出租车还是可能到处都有的，所以也许又不是有人专门订的车。车顶的灯是亮着的，说明车内还没有乘客。安娜身后的人群蹒跚着向前，竞争出租车势必会很激烈，但现在车后门就在她的面前。想到这里，安娜当机立断地打开车门，钻进车里对司机说：“现在可以走吗？”

几乎是同时，另一边的车门也被打开了。一个穿毛边短风雨衣，神情焦虑的年轻女人的脸出现在她面前。“去霍华德健康中心吗？”

“我很乐意拼车。”安娜提议说。

“随便。”司机赞同地咕嘟了一声。反正这都是他今天早晨的工作，车费又不会少一些。

司机还没有机会反悔，两个女人已经坐在了车内。

◇ 08:30

安娜长长地吁了口气。

雨落在车顶上，发出噼啪的声音，像是在为她们的好运伴奏。

“我们真够幸运的，”穿短风雨大衣的女人一边说着，一边将头上的毛边帽子放下来。安娜这才看清女人的长相，她身材小巧但很结实，给人一种干练、沉稳的感觉，看上去应该是经常做运动的。她轻巧地从肩膀上卸下背包，重新在座位上坐稳。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啊！”短大衣刚一坐下来就说。

“什么？”安娜问。

“心脏病。”

“你觉得他会死吗？”

“恐怕差不多。”

“哦！天呐！”

“嗯，太糟糕了，他可能正和她妻子一起旅行吧！”

“你怎么知道？”

“当时我就坐在他俩旁边，隔着个过道。”

“唉？那亲眼目睹这些一定很恐怖吧？”

“嗯，是很恐怖。”短大衣点头。

而那时候我却不停地抱怨这一切给自己带来的不便，安娜不禁责备起自己来。看来那个哥特女孩儿明显猜对了。即使我会迟到一点，

那又有什么要紧呢？安娜的脑海中好像出现了一个声音对她说：“你并不能确切地选择自己会在何时死去，不是吗？你宁愿自己和子孙在一起放着风筝的时候突然死去，或者在一个派对上离开，但绝不是在这744列车上。”

“女士们，”司机打断了安娜的思绪。他刚从嘈杂的广播里听到消息。“去不了霍华德健康中心了，显然那辆列车停滞在路中间了，道路已经被封锁了。”

“他们不能这么做吧？”安娜不确定地问。

“哦，他们会，相信我吧！”司机说。“你知道布莱顿的路线吗？从霍华德到海岸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还只有一辆列车是直通的。”

两个女人面面相觑。

司机继续唠叨着：“那接下来你们想让我开去哪儿？”

“回家？”短大衣提议。

“你家在哪？”司机问。

“布莱顿，开普敦。”

安娜的脑子恍然转动起来：戴兜帽的短风雨衣，一张男孩儿似的脸，庄稼地似的乱糟糟的短发，没有化妆，牛仔裤，背包，住在开普敦——她是个同性恋。开普敦离安娜住的地方不远，那里气候非常宜人，但是——

“我不行。”安娜解释道。“我得去伦敦。”

“我想我也得去了，”短风衣解释道，“至少是个不错的借口去伦敦转一趟。”

“我今天在那儿有个会要开。”安娜解释。

“几点钟？”

“十点。”

安娜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八点三十五分。“通常坐744正好可以赶到，不早不晚。”

“但他们应该可以理解的吧？”短大衣说。“有人可是死在列车上了呀！”她不禁笑了，但这绝不是那种恶意的笑，只是对她们当下这种荒唐处境的一种自嘲罢了。短大衣停顿了一下，强调说：“你不可以